

相
思
一
片

姜
德
明

相思一片

姜 德 明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责任编辑：季滌尘

相 思 一 片

XIANGSI YI PI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3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4}$ 插页 2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400

书号 10019·4063

定价 2.55 元

序

柯 灵

《相思一片》是姜德明同志的第十一本散文创作。德明文龄不算太长，而耕耨辛勤，刈获丰裕，令人歆羡。翻阅他五年间连翩问世的多种文集，出入书山，纵横文海，采玉网珠，披沙拣金，烛微抉幽，心细如发，既足赏心，兼寓警策。在《相思一片》中，这种特色更为夺目。

掇拾艺林，品藻人物，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驰骋上下，流风余韵，绵延不绝。到了近代，时风丕变，这才陷入歧途，南辕北辙，各趋极端：一方面是遭洋场才子的衰飒，堕入魔道，流连歌台舞榭，渲染绮行艳闻，吹捧所谓名士名流名优名妓，实际上成为狭邪门径，冶游指南，完全变了质；一方面是新文学运动的涸洞澎湃，激浊扬清，在扫荡封建的进军中，把白话与文言、新文学与旧文学截然分界，挥刀一割，不问精华糟粕，都付与东流逝水，涉及文艺界个人生活的笔墨，也都认为是琐屑无聊，不登大雅之堂。发展到“四人帮”法

西斯专政的年代，“树碑立传”四字，简直成了吓得死人的大罪名。过犹不及，不足为训，毋待深论。

言行体现个人，个人构成集体，集体反映时代。轻忽微观而醉心宏大，无视个人而奢谈集体、放言时代，只是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空中楼阁。《世说新语》记述汉晋士流的遗闻逸事，睿思懿行，一鳞半爪，撮合汇聚，就“汪汪如万顷之策，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加以语言“简约玄淡，尔雅有韵”，文采风流，蔓延深远，绝大部分已成为习用的成语掌故，而有晋一代的清谈玄风，也就“历历如在人耳目”。从《唐诗记事》、《宋诗记事》中，读者低徊吟唱之余，更获知诗人消息，如亲罄欵，进而了解唐宋人物文章习俗的兴替。例如柳永这样的词苑名家，大概因其曾为仁宗皇帝所不喜，翻遍官修《宋史》，也不见其人其事。他的落拓不羁，大都见之于笔记诗话之类的丛残小语。柳永的名作，世人习知的是“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在这一类销魂蚀魄的清词丽句之外，他也有另一种格调完全不同的诗作《鬻海歌》，同情盐民疾苦，反对横征暴敛，揭示了词人思想感情的另一面。我知有此诗，即得之于《宋诗记事》。

读《相思一片》，人物荟萃，色相缤纷，叙事委婉，落笔清俊，旧巢新燕，似曾相识，而视野宏远，寄意遥深，别辟一径。他为知名的作家学者写真，既描画他们平易近人的容止，又特别勾勒他们的峻嶒风骨，冰雪精

神，拂拭尘垢，还以皎洁，为已逝者安魂，使健在者慰情。知人论世，温柔敦厚而不乖原则，不失公平。例如在硖石，雨中踽踽，寻访徐志摩故居，为一代诗人的寂寞深致感慨，既不护短，也不象有些论者的苛刻，肆意轻薄以显示自己“革命”；在南通沈寿墓前，徘徊凭吊，谛视碣石，遥听江声，对这位近代闻名中外的绣手遇人不淑，深表同情，而对沈寿张謇之间的感情账，笔下蕴藉，雍雍穆穆，深得风人之致。他也为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造像，有的劲翠如松柏，有的纯白如梨花，有的朴厚如泥土，有的明媚如朝阳，一往情深，使读者欢喜赞叹，悠然神往。他不尚夸饰，故示激昂，而人海翻澜，灼然如见，天际春雷，隐约可闻。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恨绵绵，史不绝书。而是不是拿人当作人，正是蠡测世道的不二法门。《相思一片》礼赞人生，不遗余力，把人的价值放上合理的天平，完全可以当作是历史的召唤，时代的足音。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

目 次

序	柯灵 1
---------	------

郭沫若的原稿	1
--------------	---

茅盾书简	6
------------	---

因茅盾同志逝世而想起的	14
-------------------	----

健步者	20
-----------	----

“只有一只笔”	25
---------------	----

忆杨刚同志	29
-------------	----

奔天桥	36
-----------	----

“文章满纸书生累”	44
-----------------	----

遥望西湖	48
------------	----

阿英小记	64
------------	----

“海王村里客”	72
---------------	----

“我是好人!”	75
---------------	----

西沽的桃花在哪儿?	82
-----------------	----

杨朔二章	87
------------	----

别矣，川岛先生	97
---------------	----

孟超的爱	102
------------	-----

留得相思一片	111
暖流	119
一张照片	122
紧紧地拥抱他	129
悔不当初	136
毕树棠先生	143
京华一叟	147
小屋的梦	156
周煦良和《新语》	159
广和居小记	164
丰子恺和缘缘堂	168
听车楼记	174
创造社的“小伙计”	178
在沈寿墓前	184
雨中访硖石	194
初见呼兰河	203
关于齐如山	210
“潇潇暮雨在苏州”	213
写在绿窗下的日记	219
雅意	238
火	244
临湖轩记盛	247

猫的故事	251
冬天的事	256
《书话》主人	259
闲话黄裳	264
湖上书简	271
心醉了	277
老将黎丁	280
陈复礼印象	287
送别会上	291
阁楼“痴人”	296
向往你啊，拒马河	301
轻轻的叩门声	312
稀客	315
旅舍纪事	320
游海船上	327
多好的早晨	332
湖滨夜语	339
夜行船	347
江边雨	352
在北大公寓	359
一个普通编辑	369
梨花，雪白的梨花	376
缝穷女	383
说书人	390

燕子来了 396

课堂上的“爱情” 404

后记 411

郭沫若的原稿



在长期的编辑生活中，我所接触的作家原稿可谓多矣。

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戈宝权同志的字笔划轻，个头小，但很工整。骆宾基同志的字大得没有一个不是溢出格外的，字与字间的笔划象电

似地编织在一起。俞平伯先生近年来的原稿，大抵是废物利用，写在印刷品反面的空白页上，而吴晗同志过去一直是用他在琉璃厂自印的专用稿纸。老舍先生适应报刊的要求，原稿都是横写的，夏衍同志至今写稿还是竖行直写，从来不用毛笔。杨朔同志的原稿，一向涂改很多，曹靖华同志写稿用的是带格的稿纸，却是翻过来使用背面。现在，如果能多保存一些作家的原稿该多好，这不仅可以满足个人的收藏爱好，于研究作家的写作也是大有益处的。

回想起来，当时保存作家的原稿亦难，因为报纸上需要的作家稿件，时间性都比较强，原稿到手，马上就要发到排字房去，说不定第二天就见报了。当时我们还没有复印机等现代化装备，要想一篇篇地抄写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些作家的原稿在保存一段时间以后，也就全部被送到造纸厂去还魂。

郭沫若同志的原稿是例外，他一向要求编辑保存原稿。一旦文章发表之后，原稿都要奉还原处，迟了，秘书同志会来电话催索的。有时信件也要收回，记得一九五八年郭老写《百花齐放》诗的时候，其间有的来信详细地谈了某种花的特点，内容较多，事后是特地收回了的。

当然，有的原稿也有不收回的，例如一首旧体诗词，很短，也就听其自然了。我同夏景凡同志各自保存了一份郭老手书于一九五九年二月的《喜雪》原稿，那是用毛笔写在中国科学院的一张笺纸上的。所以有两份，其一是改正后的定稿，郭老当时又重抄了一份。现在我把它装在镜框里，作为书斋中的艺术品来欣赏了。

我还保存了郭老写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一日的杂文《黄钟与瓦釜》的抄稿，这是郭老寄来稿件时便已由别人代抄过的，不过原稿上有他亲笔校正和修改的墨迹。限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这篇杂文未能刊出，原稿因非郭老的亲笔，也就不曾退还。十几年以后，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偶然在清理旧存资料的时候，顺手

拿起来读了一遍，竟然感到这简直象郭老刚刚写出的新作一样，可以狠狠地击刺那些鬼魅们的倒行逆施。那时郭老家的房子因地震正在修理，他一直住在北京饭店，即与王廷方同志取得联系，经郭老校看了一遍，未作任何改动，马上发表了。“瓦釜哟，雷鸣吧！瓦釜师们哟，拚命地把你们的破坛破罐敲得粉碎吧！……黄钟鸣而八音克谐，这宏伟的交响乐要响彻天地，响彻八垓，响彻今日，响彻未来。宇宙要充满着真理与正义的和谐。”文章发表后，新华社又转发全国，不知震撼了多少读者的心！

郭老才气横溢，落笔如神，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又是很谦虚的。只要编辑部提出意见，他总是认真的考虑。不仅请他修改稿件是常事，退稿也不限于这一篇，而郭老从来不介意，连一句生气的话也不曾说过，真是豁达得很。

一九六二年秋末，郭老写了《寓言三篇》，内容是嘲讽“北极熊”反对革命暴力的。当时已排好了清样，最后还是退给了作者。郭老当然无话，我在拆版以前，保留了一份清样。一九七七年底，我们筹办《大地》增刊，我选择了其中两篇，即《一位牧羊人》和《大象与苍蝇》，再次送请郭老过目，并邀黄永玉同志作了插图两幅，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出版的《大地》增刊试刊号上发表。留下的一篇《老鹰和它的影子》至今未用。那时郭老已经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了。

我所保存的郭老的书信，只余两封，都是属于修改稿件的来信。对于郭老的稿件，我们已经有了经验，只要尚未发表出来，他总想把稿子改得更好、更准确一些。有时请王廷方同志打电话来，不过是改动一个标点符号而已。这种认真劲儿真是少见。我也有幸多次到过郭老在西城大院胡同的住宅，见过他在书房里工作，大体上也都是为了修改稿件而去的。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郭老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下龙湾》七律八首，七月二十九日、三十一日他先后从北戴河休养地来信改稿。其一是：

姜德明同志：

《下龙湾》第六首第二联，请改为

群鱼跃海联珠络，
万屿排空列画屏。

敬礼！

郭沫若 七.二十九.

（北戴河东一路四号）

其二是：

姜德明同志：

《下龙湾》七律第六首第三联“愚公踊跃移王屋，蒋匪猖狂献艇隻”，“猖狂”请改为“苍黄”。此致敬礼！

郭沫若七.卅一.

我当时不可能尽记郭老修改文稿的细节，若是当

时有远见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多保留一些原始资料。
这对研究郭老著作是多么宝贵啊。

“十年动乱”中，有两个场合我曾见到了郭老。一次是看日本话剧，一次是看日本电影《战争和人》。当时，我仅想同经过我身边的王廷方同志握手，不想郭老专门走过来向一个他未必还记得的人伸出了手。我想，这种风格也是豁达而认真的，能够看出郭老为人的风度。

再见郭老，他已紧闭双目，静静地安息在北京医院布满鲜花的床上了。

一九八四年六月

茅盾书简



我至今遗憾不止，一九五八年前后不曾保存茅盾同志写来的一封长信。那是他用毛笔信手写在几张打字纸背面的，也算是废物利用吧。信的内容是对报纸上发表的一位老哲学家文章的不同意见。限于当时

报刊和学术界的风气，这信是不便发表的，而且茅公写来也未必想公开发表，主要还是关心报纸工作，一吐方快。我还记得，那信中的语气，有的地方是不太客气的。从这里也可看到他性格的一面，表面是平静寡言的，但亦有不避嫌地主动发表意见的勇气，尽管这事情与自己并无关涉。可惜原件和打印件均已不存，我无法补叙具体内容了。

“文革”以前批判《林家铺子》的时候，我们为夏衍同志担心，亦时时念及茅公。那真是令令人难堪的处

境，批判的调子早已定了“反动”，批判文章早已准备就绪，可是夏衍同志还在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并参加重要的会见。他还得微笑、碰杯，心中该是什么滋味呢！批判《林家铺子》虽然不点茅盾的名，可是每个拳头不也同时打在老人的身上吗。

“文革”开始，茅公的消息也断了。稍后，情况略好，我只知道王冶秋、曹靖华同志分别去看过他。那时他还住在文化部旧址后面的小楼上。冶秋同志跟我说过，小楼上的光线显得更暗了，茅公的话显得少了。

一九七四年三月底，曹老又要去看望茅公。我才想起请曹老顺致一信，有问候之意，但主要是询问有关鲁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四月三日，便接到了茅公的回信，是用钢笔竖写在几张道林纸上的，笔力仍是那么劲秀隽雅。我一向喜爱茅公的字，经过动乱就更加珍爱了。从此，哪怕是片言只字的一张便条，凡是他的手迹我都一一保存下来，到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止，我共保存茅盾书简三十八封。没想到第二年的三月他便辞世了。

这些信主要是工作方面的联系，但也有一些是我向茅公请教问题的。他有的逐条回答，有的又兴之所至，忽然在信中谈起文坛掌故来。有一封用琉璃厂荣宝斋的毛边八行笺写的信，竟有九页之多，足够发表规模了。

所谓请教问题，例如一九七九年春，我为《文艺